



卷之三

卷之三



第二七一冊

四庫全書

本冊目次

舊
附考
唐

證書(四)

後晉劉昫等奉敕撰
清沈德潛等撰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孔巢父從子歲錢

許孟容

呂元膺

劉栖楚

張宿

熊望

相者

列傳第一百四

後晉司空同中

平章事

劉昫撰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為荆襄副元帥以巢父

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父如珪海州司戶叅軍以巢父
贈工部郎中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錄監生臣任楫文

為元帥府行軍司馬兼御史大夫尋屬涇師之難從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河中陝華等州招討使累獻破賊之謀德宗甚賞之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欣悚喜抃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宴悅酒酣自矜其騎射之藝拳勇之畧因曰若蒙見用無堅不摧巢父謂之曰若如公言而不早歸國者但為一好賊耳悅曰為賊既曰好賊為臣當作功臣巢父曰國方有虞待子而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二

息悅起謝焉悅背叛日久其下厭亂且喜巢父之至數日因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搖動遂構謀殺悅而與大將邢曹俊等稟命於巢父巢父因其衆意令田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興元元年李懷光擁兵河中七月復以巢父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既傳詔旨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悅死於帳下恐禍及又朔方蕃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頗驕悖不肅聞罷懷光兵權時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衆咸忿恚咄嗟曰太尉盡

無官矣方宣詔譙譙懷光亦不禁止巢父守盈並遇害上聞之震悼贈尚書左僕射仍詔收河中日備禮葬祭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子正員官從子戲殘戲戲

巢父兄岑父之子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尚忠義盧從史

鎮澤潞辟為書記從史寔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連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戲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諫以為不可從史怒戲歲餘謝病歸洛陽李吉甫鎮揚州召

為賓佐從史知之上疏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三

衛尉丞分司洛陽初貞元中藩帥誣奏從事者皆不驗理便行降黜及戲詔下給事中呂元膺執之上令中使慰喻元膺制書方下戲不調而卒贈駕部員外郎戲字君嚴登進士第鄭滑節度使盧羣辟為從事羣卒命戲權掌留務監軍使以氣凌之戲無所屈降入為侍御史累轉尚書郎元和初改諫議大夫偶然忠讜有諫臣體上疏論時政四條帝意嘉納六年十月內官劉希光受將軍孫璡賂二十萬貫以求方鎮事敗賜希光死時吐

突承瓘以出軍無功諫官論列坐希光事出為淮南監

軍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侍承瓘意未衰欲授陁

上疏論承瓘有功希光無事久委心腹不宜遽棄殘為

陁使得涉副章不受面詰責之涉乃進疏於光順門殘極論其與中官交結言甚激切詔貶涉為陝州司倉倅

臣聞之側目人為危之殘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俄

薦太子侍讀遷吏部侍郎轉左丞九年信州刺史李位

為州將韋岳讒譖於本使監軍高重謙言位結賊術士

以圖不軌追位至京師鞫於禁中殘奏曰刺史得罪合

歸法司按問不合劾於內仗乃出付御史臺殘與三司

訊鞫得其狀位好黃老道時修齋籲興山人王恭合鍊

藥物別無逆狀以岳誣告決殺貶位建州司馬時非殘論諫罪在不測人士稱之愈為中官所惡尋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入為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

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宰相奏擬皆不稱旨因

入對上謂裴度曰嘗有上疏論南海進舶菜者詞甚忠

正此人何在卿第求之度退訪之或曰祭酒孔戣嘗論

此事度徵疏進之即日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

節度使戣剛正清儉在南海請刺史俸料之外絕其取

索先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託買南人為奴婢戣不受託至郡禁絕賣女口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

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

之時桂管經畧使楊昊桂仲武裝行立等騷動生蠻以

求功伐遂至嶺表累歲用兵唯戣以清儉為理不務邀

功交廣大理敬宗即位召為吏部侍郎長慶中或告戣

在南海時家人受賂上不之責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轉

尚書左丞累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

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長慶四年正月卒時

年七十三子遵孺溫裕皆登進士第大中已後迭居顯

職溫裕位京兆尹天平軍節度使遵孺子緯自有傳載

字方舉戣母弟也以季父巢父死難德宗嘉其忠詔與

一子正員官因授戢修武尉以長兄戢未仕固乞廻授

舉明經登第判入高等授秘書省校書郎陽翟尉入拜

監察御史轉殿中分司東都時昭義節度判官徐政以狡惡助成從史之惡從史既得罪孟元陽為昭義節度

復欲用政為賓佐戢遂牒澤潞取政以俟命然後列狀

上聞竟流政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初涇師之亂

朱泚署彭偃為舍人至是偃子充符為鄜坊從事或薦

其才執事者召至京師戢謂京兆尹裴武曰朱泚為偽

詔指斥乘輿皆彭偃之詞也悖逆之子不能鳥竄獸伏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七

乃達道以干譽子盍效李孫行父之逐莒僕以勉事君

者武即日遂充符遷京兆尹出為汝州刺史大理卿出

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時兄璣為嶺南兄弟皆居節

鎮朝野榮之入為右散騎常侍拜京兆尹時累月亢旱

深輶聖情戢自禱雨於曲池是夕大雨文宗甚悅詔兼

御史大夫太和三年正月卒贈工部尚書子溫業登進

士第大中後歷位通顯溫業子晦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也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

撫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甲

科後究王氏易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趙贊為荆襄等道黜陟使表為判官貞元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為

從事四遷侍御史李納屯兵境上揚言入寇建封遣將

吏數輩告諭不聽於是遣孟容單車詣納為陳逆順禍

福之計納即日發使追兵因請修好遂表孟容為濠州

刺史無幾德宗知其才徵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

請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上命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七

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遷本曹郎中德宗降誕日御

麟德殿命孟容等登座與釋老之徒講論十四年轉兵

部郎中未滿歲遷給事中十七年夏好畤縣風雹傷麥

上命品官覆視不實詔罰京兆尹顧少連已下勅出孟

容執奏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止奪俸停官其於弘宥已

是殊澤但陛下使品官覆視後更擇憲官一人再令驗

察覆視轉審隱欺益明事宜觀聽法歸綱紀臣受官中

謝日伏請詔勅有須詳議者則乞停留晷刻得以奏陳

此勅既非急宣可以少駐詔雖不許公議是之十八年

浙江東道觀察使裴肅卒以攝副使齊摠爲衢州刺史

時總爲肅剗下進奉以希恩遂授大郡物議喧然詔出

孟容執奏曰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獲已超授

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羣情驚駭總

是浙東判官今詔勅稱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來

無此勅命使用此詔尤恐不可若總必有可錄陛下須

要酬勞即明書課最超一兩資與改今舉朝之人不知

欽定四庫全書

藝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望牲於百神而密雲不雨首種未入豈觴醪有闢祈祝
非誠爲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聖意精至甘澤未答也
臣歷觀自古天人交感事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急者
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遠者京師是萬國所會強幹弱
枝自古通規其一年稅錢及地租出入一百萬貫臣伏
冀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且使旱涸
之際免更流亡若播種無望徵斂如舊則必愁怨遷徙
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爲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爲福

期在斯須戶部所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

今此炎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實

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更省察庶政之

中存流移征防富還而未還者徒役禁錮當釋而未釋

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沉滯營抑當伸而未伸者

有一於此則特降明命全有司條列三日內聞奏其當

還當釋當免當伸者下詔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

為如此而神不監歲不稔古未之有事雖不行物議嘉

下數月已來齊居損膳為兆庶心疫又勅有司走於羣

盧杞後未嘗有可否及聞孟容之奏四方皆感上之聽

納嘉孟容之當官十九年夏旱孟容上疏曰臣伏聞陛下

數月已來齊居損膳為兆庶心疫又勅有司走於羣

之貞元末坐裴延齡李齊運等讒謗流貶者動十數年不量移故因旱歉孟容奏此以諷然終貞元世罕有遷移者孟容以諷諭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遷刑部侍郎尚書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賜紫神策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冠日命還之日不及期當死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縱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寃訴於上立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十一

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震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頤抑浮華選擇才藝出為河南尹亦有威名俄知吏部選事徵拜吏部侍郎會十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并傷議臣裴度時淮夷逆命充威方熾王師問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疏請罷兵是時盜賊竊發人情甚

惑獨孟容詣中書雪涕而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姦臣尚為寢謀今主上英明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敢爾無狀寧謂國無人乎然轉禍為福此其時也莫若上聞起裴中丞為相令主兵柄大索賊黨窮其姦源後數日度果為相而下詔行誅時孟容議論人物有大臣風彩由太常卿為尚書左丞奉詔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諸軍俄拜東都留守元和十三年四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曰憲孟容方勁富有文學其折衷禮法考詳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十一

訓典甚堅正論者稱焉而又好推轂樂善拔士士多歸之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曾祖紹宗右拾遺祖需殿

中侍御史父長卿右衛倉曹叅軍以元膺贈秘書監元膺質度瓌偉有公侯之器建中初策賢良對問第授同州安邑尉同州刺史侯鑑聞其名辟為長春官判官屬蒲賊侵軼鎬失所元膺遂潛跡不務進取貞元初論惟明節制渭北延在賓席自是名達於朝廷惟明卒王栖

曜代領其鎮德宗俾栖曜留署使職咨以軍政累轉殿

中侍御史徵入真拜本官轉侍御史丁繼母憂服闋除

右司員外郎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閹郡獄

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

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為期守吏曰賊不可

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

義相引而去元和初徵拜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

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規諫駁議大舉其職及鎮州王承

宗之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使元膺與給

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且

曰承璀雖貴寵然內臣也若為帥總兵恐不為諸將所

伏指諭明切憲宗納之為改使號然猶專戎柄無功而

還出為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

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

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垍賀曰陛下

納諫超冠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不能廣求端士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主

又不能數進忠言孤負聖心合當罪戾請留元膺給事

左右尋兼皇太子侍讀賜以金紫尋拜御史中丞未幾

除鄂岳觀察使入為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與太府

卿王遂迭相奏論孟陽除散騎常侍遂為鄆州刺史皆

假以美詞元膺封還詔書請明示枉直江西觀察使裴

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

州司戶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贓罪不覆檢即謫去縱堪

之詞足信亦不可為天下法又封詔書請發御史按問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主

寧臣不能奪代權德輿為東都留守檢校工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都畿防禦使舊例留守賜旗甲與方鎮同及

元膺受任不賜朝論以淮西用兵特用元膺守洛不宜

削其儀制以沮威望諫官論列授華汝壽三州例上曰

此數處並宜不賜留守不賜旗甲自元膺始十年七月

鄭州李師道留郎伏甲謀亂初師道於東都置郎院兵

謀離以往來吏不敢辨因吳元濟北犯郊畿多警防禦

兵盡戍伊闕師道伏甲百餘於郎院將焚宮室而肆殺

掠已烹牛犧衆明日將出會小將李再興告變元膺追

兵伊闕圍之半月無敢進攻者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

人而後進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圍兵奔駭賊

乃團結以其孥偕行出長夏門轉掠郊墅奪牛馬東濟

伊水望山而去元膺誠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月有山

棚賣鹿於市賊過山棚乃召集其黨引官兵圍於谷中

盡獲之窮理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年八十餘嘗為史

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折其脰鍵之不折圓淨罵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古

曰脚猶不解折乃稱健兒乎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歎

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十人留守防禦

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署

而為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田於

伊闕陸渾之間凡十餘處故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營

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之以屬圓淨以師道錢千萬偽理

佛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人作

亂及竊按之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者元膺以聞送

之上都賞告變人楊進李再興錦絲三百匹宅一區授

之郎將元膺因請募山河子弟以衛宮城從之盜發之

日都城震恐留守兵寡弱不可倚而元膺坐皇城門指

使部分氣意自若以故居人帖然數年改河中尹充河

中節度等使時方鎮多事姑息元膺獨以堅正自處監

軍使洎往来中貴無不敬憚入拜吏部侍郎因疾固讓

改太子賓客元和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

書元膺學識深遠處事得體正色立朝有台輔之望初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主

遊京師時故相齊映謂人曰吾不及識婁鄉殆斯人之

類乎其業官行已始終無缺云

劉栖楚出於寒微為吏鎮州王承宗甚奇之後有薦於

李逢吉自鄧掾擢為拾遺性果敢逢吉以為鷹犬之用

欲中傷裴度及殺李紳敬宗即位畋遊稍多坐朝常晚

栖楚出班以額叩龍墀出血苦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

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已來放情嗜

寢樂色忘憂安卧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

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

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

惡德布聞臣慮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

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

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候詔旨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陳

論檻頭見血上為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

可臣奏臣即碎首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復宣示而出敬

宗為之動容無何遷起居郎至諫議俄又宣授刑部侍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六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七

郎丞郎宣授未之有也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鈞距
人多比之於西漢趙廣漢者後恃權寵常以詞氣凌宰
相常處厚遂出為桂州觀察使逾年卒於任時太和元
年九月

張宿者布衣諸生也憲宗為廣陵王時因軍使張茂宗
薦達出入郎第及上在東宮宿時入謁辯謫敢言洎監
撫之際驟承顧擢授左拾遺以舊恩數召對禁中機事
不密貶郴州郴縣丞十餘年徵入歷贊善大夫左補闕

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惡之數於上前言其狡譖不

可保信乃用為濠州刺史制下宿自理乞留乃追制上

欲以為諫議大夫逢吉奏曰諫議職重當以能可否朝

政者為之宿細人不足以汙賢者位陛下必須用宿請

先去臣即可上不悅又逢吉與裴度是非不同上方委

度討伐乃出逢吉為劍南東川節度乃用宿權知諫議

大夫俄而內使宣授初宰相崔群王涯奏曰諫議大夫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八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九

或道義彰明不求聞達或山林卓異出於羣萃以此選
求是愾公議或事迹未著思由一時雖有例起升即時
議未允宿本非文辭入用望實稍輕驟加不次之榮寵
恐以身為累臣等所以累有論諫依資且與郎中事冀
適中非於此人情有厚薄請授職方郎中上命如初羣
等乃請權知尋又宣授宿怨執政擅已頗加讒毀依附
皇甫鏗等傷害清正之士陰事中要以圖進取十三年
正月充淄青宣慰使至東都暴病卒於是正人相賀詔

贈秘書監

熊望者登進士第粗有文詞而性慘險有口辯往往得遊公卿間率以大言詭意指抉時政既由此而得進士第務進不已而京兆尹劉柄楚以不次驟居清貫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填委不息望出入柄楚之門為伺察機陰佐計畫人無知者昭愍嬉遊之隙學為歌詩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令採卑官才堪任學士者為之柄楚以望名薦送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六

事未行而昭愍崩文宗即位韋處厚輔政大去姦黨既逐柄楚又詔曰孔門高懸百行由至順者其身必榮朝廷廣設衆官踐正途者其道必達前鄉貢進士熊望因緣薄伎偷冀冀幸營居中之密職擾惑朝經鼓儻下之囁聲因依邪隙及衆議波湧累月不寧司門驗繡累月至四考覆謬妄乃非坦途朕大啓康莊以端羣望俾示投荒之典用正向方之流可漳州司戶

栢耆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畧學縱橫家流會王宗

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耆於蔡州行營以畫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拾遺既見承宗以大義陳說承宗泣下請質二男獻兩郡由是知名元和十年王承宗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成德軍賞錢一百萬貫令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軍人賞錢未至浩浩然騰口穆宗詔者往諭旨者至令承宗集三軍宣導上旨衆心乃安轉兵部郎中太和初遷諫議大夫俄而李同捷叛兩河藩帥加兵滄德宿師於野連年同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九

捷窮蹙求降耆既宣諭訖與節度使李祐謀者乃帥數百騎入滄州取同捷赴京滄德平諸將害者邀功爭上表論列文宗不獲已貶循州司戶判官沈亞之貶虔州南康尉內官馬國亮又奏者於同捷處取婢九人再命長流愛州尋賜死

史臣曰人臣事君犯顏匡政不避死亡之誅議者以為徇名臣惡其計也如許京兆之劾軍吏呂尚書之封詔書詞義可觀聳動人聽以為沽激傷善何多而柄楚張

宿之徒鷹犬下材為人嗚吠誠可醜也柄者恃縱橫之

算欲俯拾卿相忘身蹈利旋踵而誅宜哉巢父使不辱

命志在致君遭罹喪亂竟臨虎吻而歿戢諸子世載忠

貞大中之後鬱為昌族為善之利豈虛言哉

贊曰君子重義小人徇利巢殞者誅其道即異許呂封

駿照耀黃扉死而可作吾誰與歸

薛戎弟放

竇羣兄常年之弟

李遵弟建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五

穆寧子贊質員賞

崔邠弟鄆鄆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四

辛

穆寧懷州河內人也父元休以文學著撰洪範外傳十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五

一

篇開元中獻之玄宗賜帛授偃師縣丞安陽令寧清慎剛正重交遊以氣節自任少以明經調授鹽山尉是時安祿山始叛偽署劉道玄為景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玄首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說誘寧立斬之郡懼賊怨深後大兵至奪寧兵及攝縣初寧佐採訪使巡按常過平原與太守顏真卿密揣祿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間使持書遺真卿曰夫子為衛君

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北採訪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佐公以定危難真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不行真卿迫蹙棄郡夜渡河而南見肅宗於鳳翔帝問拒賊之狀真卿曰臣不用穆寧之言功業不成帝奇之發驛召寧將以右職待之會真卿以抗直失旨事遂止上元二年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五

副元帥李光弼以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光弼言欲殺寧寧直抵徐州見光弼喻以大義不為撓折光弼深重之寧得行其職寶應初轉侍御史為河南轉運租庸鹽鐵等副使明年遷戶部員外郎無幾加兼御史中丞為河南江南轉運使廣德初加庫部郎中是時河運不通漕輓由漢沔自商山達京師選鎮夏口者詔以寧為郢州刺史郢岳沔都團練使及淮西郢岳租庸鹽鐵汎江轉運使賜金紫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

暴不奉法設防戍以稅商賈又縱兵士剽劫行人殆絕與寧夾淮為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沔州別駕薛彥偉坐事忤旨寧杖之致死寧坐貶虔州司馬重貶昭州平集尉大歷四年起授監察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淄青間一年改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江西明年拜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居無何官罷代寧者以天寶版籍校見戶誣以逋亡多坐貶泉州司戶寧子贊守閩三年告寃詔遣御史按覆而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五

人戶增倍詔書召寧除右諭德寧強毅不能事權貴執政者以為不附己且憚其難制故處之散位寧默默不得志且曰時不我容我不時殉則非吾之進也在於退乎辭病居家請告幾十旬者數矣親友強之復一朝請上居奉天寧詣行在拜秘書少監興元初改右庶子德宗還京師寧曰可以行吾志矣因移病罷歸東都貞元六年就拜秘書監致仕寧好學善教諸子家道以嚴稱事寡婦以悌聞通達體命未嘗服藥每誠諸子曰吾聞

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直道而已慎無為諂吾之志也

貞元十年十月卒時年七十九四子贊質員賞贊字相明釋褐為濟源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參軍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寃憲臣奉君之命楚劍不銛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累遷京兆兵曹參軍殿中侍御史轉侍御史分司東都時陝州觀察使盧岳妻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五

四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
卷一百五十五

五

丁母憂再轉虔常二州刺史憲宗即位拜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充宣歙觀察使所莅皆有政聲永貞元年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贊與弟質員賞以家行

人材為搢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恙家法清嚴贊兄弟奉指使笞責如童僕贊最孝謹質強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自補闈至給事中時政得失未嘗不先論諫元和初掌賦使院多擅禁繫戶人而有笞掠至死者質乃論奏鹽鐵轉運司應決私鹽繫囚須

與州府長吏監決自是刑名盡一憲宗以王承宗叛用內官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質率同列伏闈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為將帥者上雖改其名心頗不悅尋改質為太子左庶子五年坐與楊憑善出為開州刺史未幾卒員工文辭尚節義杜亞為東都留守辟為從事檢校員外郎早卒有文集十卷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酷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